

阿微木依萝等 / 著

中国新生代  
散文大展

八〇后卷

卷外倚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出版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阿微木依萝等 / 著

中国新生代  
散文大展

八〇后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·八〇后卷 / 阿微木依萝等著  
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9.1  
ISBN 978-7-5306-7551-9

I. ①中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46982 号

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·八〇后卷

ZHONGGUO XINSHENGDAI SANWEN DAZHAN BALINGHOU JUAN

阿微木依萝等著

出版人: 张纪欣

选题策划: 汪惠仁 张 森 封面制作: 蔡露滋

责任编辑: 沙 爽 版式设计: 王宝萍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285 千字

印张: 22.5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8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

电话: (0539)2925659 邮编: 2760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001 □ 阿微木依萝作品

采玉者 / 演说家 / 夜盲症

037 □ 安宁作品

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

065 □ 草白作品

劳动者不知所终 / 深渊

095 □ 陈崇正作品

老屋时光素描 / 一条鱼的天空之城

121 □ 彭剑斌作品

咸肉冬瓜 / 一袋弃物

147 □ 盛文强作品

蟹与菊 / 相遇 / 八月 / 海底的祖先 / 夜泊周岛 /  
鱼头砂 / 获鱼之夜 / 蟹笼简史 / 止风术 / 白光 / 厢房

田鑫作品□179

长腿的风什么都知道 / 花儿与少年 / 人总有一天会  
空缺 / 人一死事情就堆下了 / 收脚印的人 / 时光的  
陷阱 / 隐喻的麦子

王选作品□209

风尘刻画了你的样子

王威廉作品□235

德令哈随笔 / 易县读史——关于刺秦及其他

吴佳骏作品□271

穴居里的黑暗和光明 / 在黄昏眺望黎明

小白作品□297

饭 / 生我 / 年华似冰

朱强作品□325

有无帖 / 飘来之物 / 隐者居

编后记□355

# 阿微木依萝



## 作品

阿微木依萝，彝族，1982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。自由撰稿人。小学毕业。2011年6月开始文学创作，2012年发表作品。主要创作小说和散文。作品发表于《钟山》《花城》《民族文学》《散文》《天涯》等刊。获第三届广东省“九江龙”散文优秀奖、第二届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等。



## 采玉者

尔嘎十七岁(我决定不告诉你他的真名),亚高原出生的肤质,使他差不多可以长成一个黑美的小伙子——我是说,假如他的眼睛不生病,看东西清楚并且是一对双眼皮美目,他可以初中辍学之后找到满意的工作,那样的尔嘎绝对不为生计所愁,他的长碎发飘在风中所映衬的那张脸,肯定给人黑美的感受。

你知道了,尔嘎是半瞎的人,他看东西模糊不明。

说来我已十年不见他,这位小青年的十七岁样貌在没有见到本人之前,我的想象中他是黑美的,是戴着左耳环和骑在一匹棕色马背上随时准备参加选美大赛的。

现在你可以确信,我已见到他。然而我不能保证这个人与早些时候一样好相处,他长大了,十年中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,天知道他有没有干过坏事,也或者因为眼睛看不清而成了极其虔诚的信徒。我断定跟他没什么共同语言,却又想见一面。

为了能在见面的时候找到一点儿共同的话题,我自然要加深记忆,回想这个人的从前。他母亲离家出走是万不能说,他父亲早亡更不能说,那么还有什么可说呢?我不知道。

然而见面的事情一点没有耽搁,是个下午,他从路那边突然走出来站在我眼前。十年不见,还是可以认出。由于见面仓促没有准备礼物,只好厚着脸皮走过去拿出做长辈的架子,高端端地喊了一声“尔嘎”。

“大姑。”他也喊我。他必须这么喊我。这称呼不代表我们是亲戚,但

一个村的人都愿意攀亲带故。

“我的小侄儿，你都长这么高了。”我带出这份夸张又生硬的热情。

事实上他并没有长多高。

他站在风口上，身后的山包是枯黄的一片杂草，我的话在风声里小得听不见。他做出一个想听清楚的动作，而我却突然没了复述一遍的兴致。我们站的地方称为“干梁子”，十年了，它似乎还是十年前的风，吹起来没完没了，永远夹杂着山包上枯草和黄泥巴的味道，而这个地方没有树，只有灰尘和飞在风中的破胶纸。

我想到他的父亲。那个早亡人当年最爱领着尔嘎坐在风口上吹风。他是个喜欢吹大风的人。大风来的时候他甚至会张开双臂嘶吼，像个疯子又像个人形的老鹰。由于他这些举动至今不能从我的脑海消除，我便以为这个人没有死，只是飞走了。他走之后肯定不能随便回来，所以这些年等在风口上的尔嘎从来没有机会再见他的父亲。我猜测并且肯定他是在等待父亲，或者，至少是在这儿，他会觉得自己是个有父亲的人。想到这些我就没有勇气将他从风口处喊下来。

“风大。”

我走过去与他并肩坐着。

“风大。”

他扭头看我，回了句同样的话。

我们说完这句话沉默不言。他望着自己的脚尖，又时不时看向峡沟里卧着的集镇。

如果我说，他像一块黑色的石头，经过雕琢可以成为一块美玉，你当然不信。坐在风口上的人发质干燥，皮肤开裂，笑起来牙齿昏黄嘴唇扯出血丝，喉咙里嘶嘶得冒不出话，这些都不具备雕琢成为美玉的条件。他的旧房子在风口的转弯处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有闲工夫就张嘴“捉捉捉”地

唤鸡,这些都无法让他跳脱出来成为一块美玉。他生来就是他父亲那样的人,掉在闲杂的漩涡中不可分身,这样的人飞走了又会以别的方式回归,是命运般的被牵扯的风筝。

但我又觉得,他不是个喜欢吹大风的人。我在他的神色中捕捉到厌弃和不甘,挣扎和苦闷,他虽然站在风口假装很舒坦很平静,其实脚尖总是踮起来,是那种随时都可能跳开风口的站姿。于是我大着胆子跟他说,你可以将房子拢一拢,不要搞得整个山坡都像是你家的房子。你父亲是那样一个没有规划的人,他恨不得这个山都是他的,房子修得像蘑菇,这里一朵那里一朵。你应该修一座你喜欢的房子,稳稳地聚合起来,让它的气味和你相投。

这位少年并没有如我想象那样来一番动情的对话,而是反手从身后的裤包中抽出一罐杂牌酒,揭开就是一大口。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酒精味道。

“这才是和我相投的。”我猜他想这么回答,又不便开口。

之后他回到蘑菇屋抱出几个烧好的洋芋,这算是今天的晚饭。我们坐在风口处,和一条活蹦乱跳的瘦狗一起享用晚饭,风沙就在头顶盘旋,破胶纸就在头顶盘旋。

尔嘎说,如果干梁子有水就更好了,这儿晚上的月亮大得吓死人。

他像是带着一种期盼和愿望在说。喝了酒的人很难关闭心事。

干梁子肯定不会有水。掘地三尺也不会有。月亮再大也不会有。这儿的水从另外的山坡引来,浑突突还带着一股牲畜踩踏的气味。而选择这样的环境安家落户,你不得不说,那个喜欢吹大风的人一定在某一天突然疯了,才会抛弃他原先生活条件不错的老家。

然而我所想的未必就是尔嘎真正的心思。他也许很爱这个地方,之前我所看见的踮高的脚尖,搞不好只是一种飞翔的姿势,或者,他父亲张开

双臂在这儿呼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站姿。这是遗传性的,不能改变。

那么接下来我最好走开,让这颗石头在风口上尽量模仿他的父亲。他现在晕乎乎的,用方言重复着听不懂的酒话。我坐在这儿完全是多余的。我们的见面根本不必要。世界上的人,谁都没有必要天天窝在一起,谁十年不见谁,都应该感到庆幸——你终于可以不用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。

这太可怕了。我把自己丢进了死胡同。这场见面说到头是我要坚持的。至于尔嘎,他突然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一种难以逃开别人眼皮的宿命。他是被我的好奇心牵到这儿来了,我仿佛听到什么人在高喊:

——如今蹲在风口处的他醉醺醺多么可悲。

——如今蹲在风口处的她眼睁睁看他的可悲。

——如今谁都帮不了谁却愿意窝在一起吹大风。

——那些风口上的灰尘和破胶纸啊,它们窝囊囊地飞走了。

我猛然从尔嘎旁边站起,我说,就当我是陌生人,你就在这儿过你的日子吧。不用改变你父亲遗传给你的吹大风的习惯。

他也猛然站起来——我不确定是他自己站起来还是风吹他起来——说,我早就看出来,你和其他人一样把我当成风口上不成器的石头,你们看到我父亲留下的那些别扭的房子——是啦,你说的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的蘑菇——很不舒服,他把穷困潦倒像黄沙一样泼在这儿,搞得风口上的半空中全是破胶纸和灰尘,你可能还闻到了我父亲留下的房子中飘来的霉臭味。很不幸,你还得看着他儿子紧跟他的脚步喝酒、吹大风、口出狂言,你们都替我操心,三天两头打探我过得怎么样,有没有走上与我父亲不一样的道路,甚至分别十年,你们也会想方设法陪我蹲在大风口看看有什么大的变化。现在你看到了,我与十年前没什么两样。这儿缺水,只有干巴巴的大月亮,只有干巴巴卧在这儿看大月亮的石头!

我听了他的话很激动,一把将他推到风口的下方。

“大姑。”尔嘎站稳后吃惊地喊了我一声。我这才意识到先前走了心神,我仅仅是陷入一场幻想。

“我们刚才聊了很多。”我要掩饰点什么。

“啥?不记得了。”这是最好的回答,他喝多了嘛。

山下集镇上的灯火亮起来,尔嘎的那些散落的蘑菇屋也燃起微弱的烛火。由于他的房子分散,此刻蘑菇屋只有爷爷奶奶,他们无法将每一朵灯火都点亮。

夜色完全盖下来,谁都不想说话。但是我可以感觉身边少年的眼睛在望着山那边的路。那条路通向市区。通向市区之外的各个地方。

如果我说,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,去流浪,去发疯。我敢保证他会跳起来举双手赞成然后又坐下去,他会给出这样的理由:我不是为自己活,我生来就背负了责任,我父亲的房子和他年迈的老父母,还在那些散落的蘑菇屋等着我回去。我的怂恿注定要毫无疑问地失败,这种事情放在哪儿都一样结果:天黑了淹没肉身,胆子会膨胀得跳出来,然而它无法见光,天不亮跑出去,天亮时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。如此反复,如此不自由。

“你该出去找点事情做,不要蹲在风口上,你的眼睛一定是风吹坏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你信不信,我是个非常厉害的采玉的人——那种玛瑙石,听说过它是怎样挖掘的吗?明天晚上你来找我,我带你去长长见识。”尔嘎很得意。

为什么采玉要选在晚上呢,晚上看得清什么?但这个事情它对我有疯狂的吸引力。于是这天晚上的梦全都跟采玉有关。

第二天晚上我们出发了。尔嘎准备了电筒、水、饼干,还有一只破边碗,乱糟糟地搅在一只蛇皮口袋里。他戴了一顶旧毡帽,走在前边像个落魄的……打鱼的?……不,要饭的。这身装扮的好处就是,让一辆小四轮车的主人大发善心,将我们一直载到那个传说中藏了许多宝贝的山脚下。余

下的山路差不多要走三个小时。

他作为领路人毫不客气地走在我的前面。这个时候我只好一步一步踩在他的脚迹窝。我感觉这个晚上他不是去采玉,而是专门为了领我走一截上坡路。这个地方潮湿险陡,走在前面的人就像踩在后面人的眼皮上。

“我想走前面。”我试探着说。

“这种路你走不惯,到处都是悬崖和树刺,必须要我这样熟路的人带领。”他又给我展现了得意的脸子。

我发现一点变化,这个少年坐在风口处和走在采玉的路上,完全不像同一个人。他坐在那儿是个年轻的有点心理负担的人,走在路上却爆发了流浪汉的潇洒。这条看上去黑黢黢的山路对我来说有几分可怕,说不定哪儿藏着一眼地洞,恰好等到我们的双脚踩下去,那可完蛋了。自从我离开山区到别的平坦的地方生活,近二十年没有走这么险陡的夜路,我原先走路脚趾内扣,能稳稳地抓住地面和随时绕开割人的石子,而现在我的脚趾可耻地失去这种功能,由于在别处长期走着平坦舒服的路,它们放松地抬着脑袋恨不得拱开我的鞋子——“去流浪,去发疯!”我差不多要听见这样的口号从它们那儿爆发。我伸手抹了一把汗,不知道这是汗水还是露水——这时候一股凉意蹿来,反正这儿的秋天冷起来很要命——两三颗星子洒在我们上空,昏沉沉的月光根本照不明地面,我感觉危险就藏在暗处,它可能正带着不必掩饰的夸张笑脸,等着我自投罗网。谁让我是一个走了和父亲不一样道路的人呢?现在我不得不将这种难走的路归罪于当初的选择。而父亲对这种夜路的熟悉就像对人生一样清醒,他绝对不会掉入陷阱也不会走一丁点弯路。

眼下我确实有点后悔,但不是无药可救的后悔。我心里还有一点“去流浪,去发疯”的狂欢。

“走快点。”他催我。

“你走上坡路真厉害。”我想表扬他,又累得说不出话。

尔嘎越走越快,我得承认,他在这条路上走起来真带劲,简直可以这么说:一个人适合走什么样的路完全看他的脚劲。

好啊,来了一段下坡路。

我喜欢走下坡路,它不使人费力,不会让我累得像狗一样哈哈喘气。我自然地超过他,并且,我看到天边薄薄地亮开一道口子,过一会儿那里就会拱出一枚新鲜的太阳,我似乎已提前闻到了路那边顺着阳光而来的花香。

“走快点。”我催他。

尔嘎走下坡路简直太慢,甚至好像根本不是在走,是用拖拖拉拉的两条腿在地上挪。

“你的狗腿子才十七岁,走那么慢!”我忍不住抱怨。

“这种路我根本不需要走多快。”他指了指天边,“天都要亮了,急什么!”

他的语气带着挑衅的味道,走得慢,体力保持完好,更可悲的是,我走得越快他就显得越高,他又像先前那样踩在我的眼皮子上了。好在这种险些干架的局面快速得到化解。天亮了,我们来到了采玉的地点,从晨雾中时不时钻出几个孩子,他们可能刚刚吃完一包泡面,手里端着的泡面盒子上的石头上还沾着几根面条。我这样说一定把你绕晕了。天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形容这些邋遢的孩子。他们抱着宝贝从我身边走过,丢给我的眼神充满防备和嫌弃,我深知这种眼神下的暗语,他们肯定在说,又他妈来一个抢生意的!

我只好躲躲闪闪地退到尔嘎身后躲起来。

“不要怕,我们经常为了一颗石头干架,这些人!我们要装着是本地人,和他们一路的。”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很小声。

我们挨着那些密密匝匝的地洞走，尔嘎说，要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洞，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有价值的石头。也就是说，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有价值的石头，偷走。因为这些地洞都是本地人挖出来，外地人没有开采的权利和机会。

“宝贝长在人家地里，又不长在我家风口上。有什么办法。”尔嘎说。

做贼心虚，我一边走一边拿眼睛四处观察，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把屁股扭向这边，我就觉得他要跑去喊人。地洞里也总是挤满了人，一张张黑乎乎的脸，眼里除了石头——不，不是石头，是玛瑙——没有别的。当然，也不是说他们看不见我们从地洞上边经过，走路总难免要弄出响声，尤其踩在一颗一颗石子上，那就更引人注目——万一你踩坏了价值连城的宝贝可怎么办。所以这些人一看见我和尔嘎从地洞上边走过，就在那儿大喊，瞎子！走路要带眼睛！

尔嘎因为眼睛看不清东西，有好几次都掉进洞里，又被那些人合力丢了上来。我奇怪的是他每次掉下去都能顺势抓到一块石头。而这里地洞到处都是，它们像伤口又像吃人的嘴巴。

我趴在洞口边等尔嘎从地洞里出来。我们已经找到一眼暂时没有主人来开挖的地洞。也可能根本没有主人，它是野猪拱出来或者天生就存在。

这时候我又看见那些孩子端着泡面盒子朝我们走来。我有点害怕，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怕这些毛孩子，他们破烂的衣衫糊满泥巴，有的人甚至把纽扣弄丢，有的干脆打着光脚，戴一顶旧毡帽。（难怪尔嘎要戴一顶帽子，那样看上去和他们很像。）

你们干什么？我说。我必须要抢占上风，在他们还没有问我是从哪儿冒出来之前。

谁知道他们根本不理我，没看见我一样，将盒子抱紧，从衣兜里摸出

一根辣条若无其事地吃起来。有人还掏出了一架断了一边翅膀的小飞机，用嘴巴“嗡嗡”地飞着。

尔嘎一无所获，他从地洞里伸出脑袋对我说，要不，去抢一颗？

我望着那些正在享受辣条和开飞机的孩子，不知道怎么下手。他们小得像麻雀而我是个小偷，如果我要夺走他们手里的任何一颗石子，那谁都无法阻止。我感到心虚。但我也不是特别内疚，当我听到地洞里他们的父母咔哒咔哒敲石头，然后用那种吓人的粗嗓门喊：“砍脑壳的娃儿，还不给老子过来帮忙！”就觉得我和地洞的那些人一样，不好不坏。

不过，这也不能完全怪地洞里的人。就像没有人怪尔嘎假冒本地人混进洞里探宝。并不是说，他们愿意把孩子们的童年像敲石头一样捣碎，而是，他必须要让他们知道，这儿到处都是石头、悬崖、黑土地、牛屎马粪和火辣辣的太阳，这种天色下玩游戏也不尽兴。

“你去。”我只好把这个棘手的难题推给他。

尔嘎用鼻子哼了一声。他站着不动。我猜他也不好下手。毕竟我们两个站在他们中间实在太高，简直就像上帝一样，毫不费力眼皮垂下去，这些人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了。不过这种高度看人坏处在于：容易眼酸。容易因眼酸而冒出眼泪。孩子们当然不会在意这种意外的眼泪，尔嘎说，他们的父母在地洞里眼酸得比我们现在还厉害，要一直扛着眼睛盯着石头，只要有人肯下去查探，那张扭过来看你的脸不是血红就是满眼的泪水，并且还有点意外的呆滞——因为你出现得过于突然吓到他了——以及先前某个时候找到一颗精品玛瑙原石的喜悦，它绝对不会还有别的心情表现给你，“吃饭了吗？”这种无聊的问候简直多余。

我不知道这个地界属于哪个县，尔嘎一会儿说“跑马”一会儿说“美姑”，一会儿说，随便什么地方吧。反正走了那么远，我又没什么方向感，他怎么说都可以。

“凉山凉不凉？”他突然问我。

“凉个屁，这几年变得很热。”我用两根手指扯起后背上沾着汗水的衣服。

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歇凉。外省来买石料的老板沿着洞子走来走去，用蹩脚的杂牌彝汉双语跟本地人谈生意。由于来这儿买石料的大多是中原人，本地孩子们现在正摇着脑袋跟他们交谈：恁说滴不中，再添点儿。他们已经不吃辣条和开飞机，而是抱着那些盒子蹲在洞门口，满头的汗水和泥巴，鼻子也没有完全擦干净，就投入成年人的买卖当中。

我觉得这个时候尔嘎应该去碰碰运气，像那些孩子一样蹲在洞口，掏出他刚才捡到的原石，说不定一颗石头就可以改变他的命运。但是尔嘎坚持不去。他蹲在我旁边打起了瞌睡。

不成器的。我有点生气，难道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捡几颗石头坐在凉地上打瞌睡吗？

“晚上再碰碰运气吧，我刚才捡的都是废料，不值钱。”

然而，我又改变了主意并且庆幸他没有去那儿卖石头。因为我发现，那些卖石头的孩子蹲得太矮，周围又没什么遮阴的树木，阳光直射在他们黑乎乎的脑门上，使汗水成线地淌进眼睛，以尔嘎这种昨天喝了不少酒的体质，坐那么矮又遭太阳烤晒和汗水冲击，肯定要当场昏倒。

整个白天我们没有吃多少东西，尔嘎吃得更少，他拍着“空空”响的肚皮说，熬吧，熬到晚上就好了。

晚上来了。晚上的月亮也来了。

我们偷偷跑到没有人看守的洞口，尔嘎走夜路比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走得稳而快。我觉得他的眼睛不像是生了什么病，它只是受不了白天阳光的强度，而习惯了夜间的月光。接下来的行为让我不能不相信他辍学之前

从学校跑到风口上看月亮。这不是文艺青年的行为吗？正巧我是有望月情结的人，我眼里的月亮会变出很多东西：石门坎的仙人掌，院坝里的石榴树，我父母亲手栽的芭蕉树和竹子。这些都是隔远了才会被月亮照出来。而现在月亮就在凉山，我也在凉山，这种时候月亮的光芒对我起不了作用。我还不具备看它的心情。

尔嘎却坐在洞口不走了。

他的样子像只天狗。我是说，他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再伸长一点月亮就会被他拱下来。

其实我可以自己下地洞，反正坐在洞口也没什么意思。可我缺乏胆气。洞子那么黑，洞子里的路那么黑，即便洞口月亮再大月光再好，到了洞里什么都摸不清，注定要一条道走到黑。

然而，我掉进洞子里了。尔嘎不肯拉我上去，他的意思是，人一辈子难得掉一次地洞，既然掉进去就不用着急出来。

于是我只好规规矩矩又怀着恐惧站在这个别人挖出来的地洞里，这简直像是特意给我准备的一样，洞子的大小完全符合我的体形，只不过，我不能随意自由弯腰做一些放松肌肉和伸懒腰的动作。说白了，我被恰到好处地卡在这儿了。我记得从前有个男青年跟我说，如果我嫁给他，吃再胖都没有关系，我卡窗户就拆窗户，卡门拆门，卡墙拆墙。我没有嫁给他所以卡在了地洞？

但这难道不会是尔嘎故意给我设的陷阱吗？他总是一个人跑到这儿来，而又总是一无所获，玛瑙石存在许多年了，他还是和他爹一样穷光蛋，他住在那些蘑菇屋里简直是个倒霉的蘑菇？我越想越觉得受了迫害，但毫无办法，就像他说的，人一辈子难得掉一次地洞。

过一会儿，洞子外面烧了一堆大火，嘈杂的声音随之传来，我听了一下，是白天那群孩子睡了一觉又跑来干活了——这些不要童年也不要睡